

雷志雄 著

王閩運馬相伯沈曾植陳三立嚴復陳衍
辜鴻銘朱孝臧康有爲鄭孝胥唐文治張元濟
蔡元培章炳麟傅增湘黃節梁啟超冒廣生
楊度王國維林志鈞陳獨秀陳垣柳詒徵
馬衡魯迅章士釗葉恭綽馬寅初張宗祥
馬一浮熊十力劉師培呂思勉吳梅謝無量
馬叙倫周作人張東蓀黃侃蔣夢麟張君勤
丁文江錢玄同錢基博胡小石李大釗劉文典
翁文灝梅貽琦黎錦熙陳寅恪陶行知陳望道
胡適劉復趙元任郭沫若鄧以蜚夏用形
張中芳顧頤剛梁漱溟范壽康郭紹虞吳必倫
錢穆林語堂馮友蘭董作賓傅斯年羅家倫
顧隨陳子展周谷城朱自清翦伯贊游國恩
聞一多鄭天挺潘光旦夏承燾俞平伯馮沅君
王力向達魏建功賀麟蔣天樞臺靜農
梁實秋葉公超鄧廣銘張岱年林庚錢鍾書
季羨林周一良程千帆任繼愈

百年风骨 学人翰墨

雷志雄 著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风雅 学人翰墨/雷志雄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1.10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807 - 9

- I. 百…
- II. 雷…
- III. 汉字—书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- IV. J292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7288 号

百年风雅 学人翰墨

雷志雄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数:230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12.25
插页:3

版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807 - 9

定价:28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序

百年以降，世事板荡。历戊戌变法，维新失败；帝制崩毁，科考废黜；日寇入侵，山河破碎；“文革”祸起，斯文扫地，而读书人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世代理想和热情一日不曾泯灭。他们怀抱着“中体西用”、“富国强兵”的愿望，无论顺逆通蹇，义无反顾。或远走东西，师夷取法。或深入经史，穷理悟道。发愿为在随鸦片和坚船利炮之后，西学汹涌而至的中国寻出一条复兴的新路。他们或主张变法改良、共和立宪，虽不护细行，甚至大节有亏，然对中华文明之珍护却是倾心全力；或主张固本修德、尊孔读经，虽规行矩步，甚至泥古不化，然对传统文化之坚守却能担当不让；更有坚毅勇猛地主张社会启蒙、革命斗争，面对内外暴力而不惜牺牲者。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行行可圈可点的名字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书人的风采。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艰难和遗憾，一个时代更有一个时代的读书人的无奈和凄楚。回望中国近百年的风云际会、世事变迁和几代读书人的命运与选择，时而是温暖的回忆，时而是悲凉的叹息。许多的是非得失、情谊恩怨日渐被人淡忘。或许只有从书法——这个中国读书人在纷扰红尘与清凉世界间，唯一不忍舍弃的性情所托和唯一不曾绝断的文脉所系中，还能些许感觉到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。

雷志雄

2011年清明

目
录

序 / 001

- 王闾运 湘绮文采 天人各半 / 001
 马相伯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/ 003
 沈曾植 三百年来第一人 / 004
 陈三立 神州袖手人 / 007
 严 复 向西方寻求真理 / 009
 陈 衍 诗坛广大教主 / 011
 辜鸿铭 忠于中国之文明 / 013
 朱孝臧 烛影摇红 / 015
 康有为 天游化人 经世致用 / 016
 郑孝胥 可惜污了他一手好字 / 018
 唐文治 谨守圣训 谨言慎行 / 020
 张元济 维新救时 开启民智 / 022
 蔡元培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/ 023
 章炳麟 先哲的精神 后生的模范 / 025
 傅增湘 新潮旧人 旧学新知 / 027
 黄 节 以诗为教 以诗救世 / 029
 梁启超 高立金轮顶 飞行银汉滨 / 031
 冒广生 幽忆怨断之音 / 033
 杨 度 万水千山皆赴我 / 034
 王国维 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 / 037
 林志钧 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 / 038
 陈独秀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/ 040
 陈 垣 坚守教书阵地 / 042
 柳诒徵 援古证今 以今鉴古 / 044
 马 衡 中国金石学第一人 / 046
 鲁 迅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/ 048

- 章士钊 是非荣辱一身当 / 049
 叶恭绰 沉浮政坛 震铄艺林 / 051
 马寅初 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/ 053
 张宗祥 抄校古籍六千卷 / 055
 马一浮 道高识远 博大会通 / 057
 熊十力 举头天外望 无我这般人 / 058
 刘师培 莫识世事情伪 / 061
 吕思勉 详考史事 求其真相 / 062
 吴 梅 据旧律以谐新声 / 064
 谢无量 风骨苍润 奇丽清新 / 066
 马叙伦 士林俊彦 挂冠教授
 人民公仆 / 068
 周作人 软语灯边 枯荷冷饭 / 070
 张东荪 书生谋国直堪笑 / 072
 黄 侃 骇俗惊世遭天妒 / 074
 蒋梦麟 折肱磨练 至柔至刚 / 076
 张君勱 明珠暗投屡遭弃 / 078
 丁文江 出山要比在山清 / 079
 钱玄同 斗士 学者 义士 / 081
 钱基博 做一仁人君子 / 084
 胡小石 孤峻绝物 事师敬友 / 086
 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/ 088
 刘文典 细行不护 大节不亏 / 090
 翁文灏 平生自问尚无羞 / 092
 梅贻琦 堂前古月照孤松 / 094
 黎锦熙 能如是道者 一焉而已 / 096
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/ 097
 陶行知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/ 099

陈望道 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位中文
全译者 / 101

胡 适 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/ 103

刘 复 上海才子 文学博士 / 105

赵元任 中国语言学之父 / 107

郭沫若 新诗的奠基人 / 108

邓以蛰 性灵之自由表现 / 111

汤用彤 清之圣 / 113

张申府 书生意气 不合时宜 / 115

顾颉刚 疑古辨伪 / 117

梁漱溟 救世精神 / 119

范文澜 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 / 120

郭绍虞 愿意详细地照隅隙 / 123

吴 宓 孤独的悲剧角色 / 125

钱 穆 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 / 126

林语堂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
文章 / 128

冯友兰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/ 130

董作宾 出身闾閻 思崇儒业 / 132

傅斯年 人间最稀有的天才 / 134

罗家伦 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
独立的基础 / 136

顾 随 更要闲时舒玉手 熨平三缕眉
心皱 / 138

陈子展 不京不海不江湖 / 140

周谷城 没有人怪您 / 142

朱自清 孤寒的荷塘月色 / 144

翦伯赞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/ 146

游国恩 和蔼可亲的温厚长者 / 147

闻一多 痛饮酒 熟读离骚 方得为真
名士 / 149

郑天挺 重考证 轻玄谈
不卖弄 / 151

潘光旦 凄风惨雨 徒呼奈何 / 153

夏承焘 一代词宗 / 155

俞平伯 老君堂 红楼梦 / 157

冯沅君 才女 / 159

王 力 龙虫并雕 / 161

向 达 一位不应被人忘却的中国式
学者 / 163

魏建功 “新华字典” / 165

贺 麟 与人为善之心 / 167

蒋天枢 性命之托 / 169

台静农 龙坡丈室 歇脚庵 / 170

梁实秋 隐于旋涡之外后 / 172

叶公超 新月名士 气度泱泱 / 174

邓广铭 耿介 凛然 / 176

张岱年 好学深思 刚毅木讷 / 177

林 庚 太阳般明朗的形象 / 179

钱锺书 落索身名免谤增 / 181

季羨林 朴素 敦厚 平易 / 183

周一良 毕竟是书生 / 185

程千帆 进在遇 退在不遇 / 187

任继愈 诚信不欺 凤毛麟角 / 189

跋 / 1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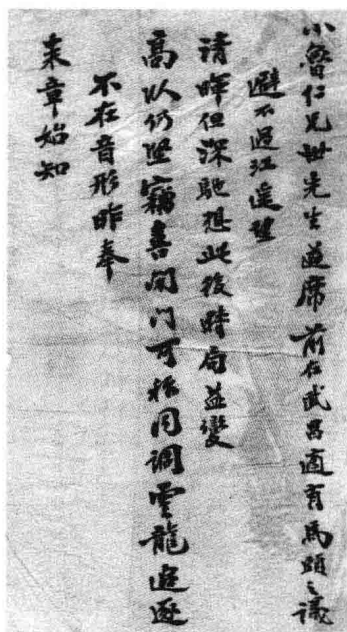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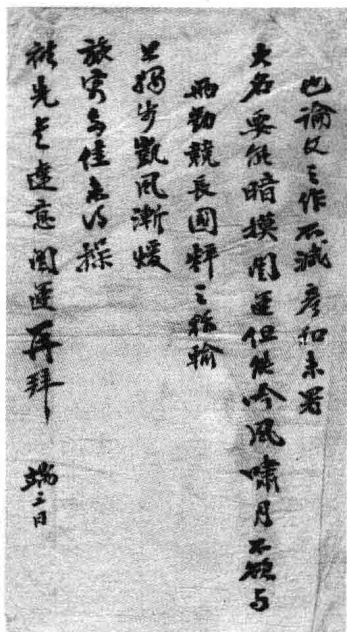
王闾运

王闾运(1832—1916)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晚号湘绮。湖南湘潭人。咸丰二年(1852)举人。工诗文，遍治经史及百家之言。曾应崇恩、肃顺之聘，又入曾国藩幕，参赞军政。后因主张相左而退归，主讲成都尊经书院、长沙思贤讲舍、衡州船山书院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)，得岑春煊荐举，授翰林院检讨，加侍读。辛亥后，任国史馆馆长、参议院参政。知袁世凯有称帝之念，多所讥刺，辞归后专意诗文学问。有《春秋公羊传笺》、《庄子注》、《湘军志》及文集八卷、诗集十四卷等多种，门人辑为《湘绮楼全书》。

湘绮文采 天人各半

幼时听老辈人说湖南王湘绮先生故事，虽多涉谐谑，然都誉其学问文章远在康南海之上。私下里揣度，这些老人或许是大多享受过清朝“恩泽”的缘故，对那个坏了大清社稷的“南海妖孽”有成见，所以才陋视这位曾名动朝野的“康圣人”。后来，读了王湘绮、康南海的著作和一些关于他们的文字，将二位的事功学问两相比较，才明白老辈人还不完全是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月旦人物的。

湘绮先生是明白儒林和文苑分途大势的，所以能将事功和学问分开料理。正是这一





点与康南海的为事功而学问大相径庭，才能将事功弄得光明，学问也能无须委曲周旋而正大。

湘绮先生的“光明”，是李贽之所谓“言行相顾之士，怒不知向何处去，喜不知从何处来”（《答友人书》）的光明；是岳珂之所谓“仁人之安宅，义人之正路，行之诚且远”（《桯史·解禅偈》）的光明。所以，他能以民生国是、天下利弊论短长。虽在曾文正公幕府赞画军政大计，而能撰《湘军志》，讥议湘军之弊陋，主公稍有不合，遂谢辞而去，退归讲学。袁世凯想做皇帝，他以天下大势相权衡，非但予以讥刺，还辞了国史馆馆长和参政院的职位，拂袖出京。

湘绮先生的“正大”，是王弼注《易·大壮》之所谓“弘正极大，则天地之情可见矣”的正大；是苏轼之所谓“独以迈往之气，行正大之言”（《张文定公墓志铭》）的正大。所以，他不以乾嘉学者师法郑、孔的注疏文章为然，主张释证述辨并重。读来使人发蒙悦心，绝不类那些未竟十行即使人昏昏然的高头讲章。他的学问虽也探赜索隐，也折中圣人，似乎高蹈玩世。若徒赏其文辞，则莫知其微妙玄通，而深入探究，却多是些通经致用，悲天悯人者言。绝非时下误以灌夫骂坐之恶为曼倩滑稽之风者可比。

湘绮先生之于书法，一如旧时文人，纯乎余事，充其量不过酬世、自娱而已，然亦不肯曾苟且随意。马宗霍《霁岳楼笔谈》说其书法“初习小欧，功力颇深，笔能运墨，墨能透纸，端肃有度，雅饬入程，既参《马鸣寺》，得其峻宕，益臻妙致”。从篋匣中检出旧藏的湘绮先生手札一通参观，“虽似绝不经意，而古泽书气，醺乎有味，于书家外别成一路”（同上）。其端肃是旧年正途出身者皆备，而雅饬峻宕则自性灵中来，参《马鸣寺》云云未必然，神气似得于苏东坡。清季民初湖湘学人多摹拟《寒食》，曾见老辈诗札中有毕肖者。而湘绮先生仅取大意，虽“绝不经意”而得神气。果然如老辈人所言：“湘绮文采，天人各半。”

马相伯

马相伯(1840—1939) 名志德,又名建常,教名“若瑟”,更名良,字相伯,晚号华封先生。江苏丹徒人。同治元年(1862)入耶稣会,曾获神学博士学位。同治八年(1869)升神父。同治十一年(1872),任依那爵公学校长。光绪七年(1881),任驻日本公使参赞,改任驻神户、长崎领事等职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创立震旦学院,亲任监院。后任复旦公学首任校长、北京大学代理校长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,号召团结抗日。1937年,任国民政府委员。1938年,避日寇轰炸,应于右任之邀迁昆明。途中因病留居越南谅山。1939年11月4日病逝,终年已届百岁。1952年,中央人民政府将其灵柩从越南谅山护送回沪,择地安葬。1984年,迁墓于宋庆龄陵园。有《马相伯先生文集》。

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

由神学博士而驻日本外交官,而震旦学院监院、复旦公学校长,马相伯是相信教育真能救国的。即使在屡遭失败后,他老人家仍然坚信不疑。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马相伯将祖上所遗良田三千亩,捐献给天主教耶稣会,希望能在列强觊觎之下的大清国办一所新式大学,以开启民智。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钱财,却并不办学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马相伯便在徐家汇老天文台创办了震旦学院(后更名震旦大学,现上海医科大学)并亲任监院(校长)。“震旦”为梵文“中国”之谓,又兼取“东方日出,前途无量”之意。马相伯希望这东方的文明曙光,能照亮中国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天主教耶稣会趁马相伯生病另行委任法国传教士主政学院,引起了学生的不满,纷纷离校。马相伯深感依靠教会办不了中国人自己的大学,便率领师生

情善衆書齊名庾翼其法道南氏尤長於筆字張
錄得中意臨堂家筋骨亦勝亞於右軍 葛洪天
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 庚午夏至前為
冷齋先生書 九一零馬良

復旦諸同學英鑒頃聞報藉悉
貴會為百歲賤辰特懸滬舉行慶
祝旦見
在遠不遺極感
盛意惟自戰事發生以來國無寧土
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
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乃辱承

祝我慶我自覺難堪耳回思
貴校創立以來人才輩出、類振
華濟、一堂既致力乎脩齊謹矢
志於平治鄙實與有榮幸焉專
此致謝順頌
學業進步

期頤室相伯啓



脱离震旦。囊空如洗的马相伯在于右任等人的奔走帮助下，筹得一些银两，取《尚书大传·虞下传》“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之意，在原吴淞提督行辕旧址上创办了复旦公学，师生推拥已经六十六岁的马相伯为复旦公学首任校长。马相伯不顾年迈体弱，勉从众意，并亲登讲堂为学生开设法文课程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已年逾九十、“厌闻时事”的马相伯四出发表演说，撰写文章，主张“立息内争，共御外侮”，呼吁党派团结，号召人民自救，被尊为“爱国老人”。1937年，上海沦陷，南京告急，马相伯应李宗仁邀请，避寇桂林。马相伯在他借居的叠彩山景风阁门前书一联曰“生有自来戚继光，死无遗憾范希文”。以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和北宋抗击西夏的名臣范仲淹自勉，表达誓死抗日的决心。1939年4月，马相伯百岁诞辰，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“褒奖令”，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并誉之为“国家之光，人类之瑞”。

马相伯出生未久即受洗礼，幼年入学，开蒙的也是天主教经典。但在后来的教学中，他却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，在教授希腊文、法文、拉丁文及数学、天文的同时，又对学生讲解四书五经，不少学生还经科考得中秀才。可见老人家是一位趋新而不弃旧的人物。

马相伯兼好书法，据说一生不离笔砚，曾以书法集资兴学、激励抗日。在他卧病凉山的垂老之年，还书联“古之遗直也，中国有人焉”题赠弟子于右任。又以“我战则克，汝唯不矜”激励冯玉祥。其书法虽因袭清季盛行的董、赵流风，却未染妍媚之气，读来也素朴可爱。老来应接不暇，时有代笔之作，然其工谨富丽之致，就不忍亲近了。

沈曾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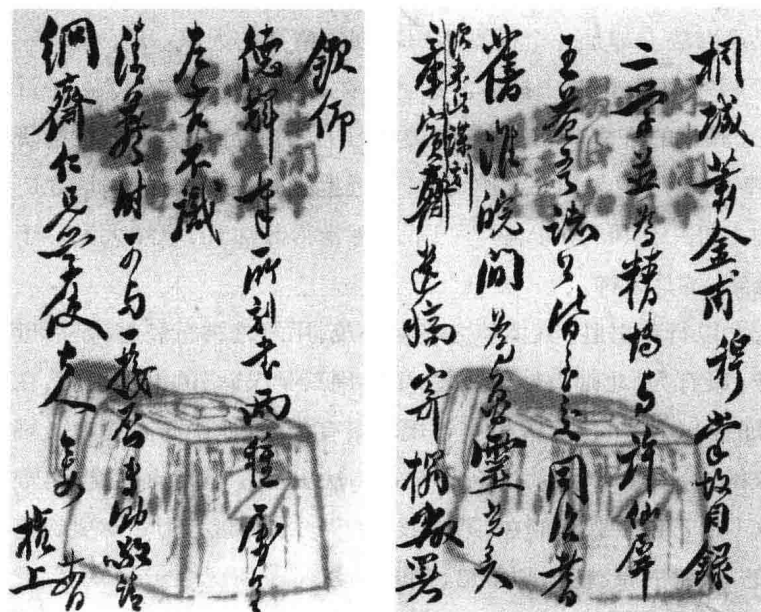
沈曾植(1850—1922) 字子培，号乙庵，晚号寐叟，别署寐翁、巽斋、余斋老人等。浙江嘉兴人。光绪六年(1880)进士。光绪十五年(1889)，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，后迁员外郎、江苏司郎中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，开强

学会于京师。后应张之洞聘，主持两湖书院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任南洋公学监督。后调任外务部和会司员外郎，复简署安徽布政使。1917年，参与复辟，授学部尚书。1918年，移居上海，自号隐谷居士，以遗老终老。有《蒙古源流笺证》、《元秘史笺注》、《汉律辑补》、《海日楼诗集》、《海日楼文集》、《海日楼札丛》、《海日楼题跋》、《菌阁琐谈》、《辛丑札丛》等。

三百年来第一人

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沈曾植以殿试第三甲第九十七名，“赐同进士出身”，阅卷的翁同龢看过他的文章后，叹为“通人”。这一年，这位精通刑律史地、诗文书画的读书人已经年逾“而立”了。

沈曾植初来人世，即逢“洪杨之乱”，此后一生所遇，板荡迭起。他早岁潜心汉宋儒学、文字音韵，艰辛中取得了功名。中岁治刑律，治辽金元史，治西北南洋地理，究心经世之学，主张师夷自强。曾与康有为等结强学会于京师，主张维新变法。仕途上的沈曾植尽管也做到了简署安徽布政使，“辨帅”复辟，授了他一个学部尚书，但是，除了上书借款修路，处理南昌教案，八国联军入侵时奔走张之洞等商议联合保全，袁世凯窃国时协同



康有为等密谋颠覆却无功而归外，虽饱学而不得正大之用。当年逾古稀的沈寐叟在白色的冷金笺上写完“石室竹卷长三尺，山阴草迹编千文”等几帧楹帖悄然离世时，国中一帮武人的争斗还在继续着。这便是那个时代读书人怀揣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想，艰辛一生的归宿。所幸的是沈曾植在奔走国是时砚田未荒，回到书斋后更不闻政事，继续其学问去了。为后辈读书人留下了海日楼的许多文字和《蒙古源流笺证》、《元秘史笺注》、《汉律辑补》。

关于沈曾植的学问，除了少时荀芷师以寐叟“三元说”、“三关说”教示外，其博大精深，未敢置喙。录前辈学人所论以作参观：

“其为学也，精于卢抱经，博于钱晓徵，密于孙季述，深于洪稚存，书翰之妙，超于包安吴，纵横之气，醇于魏默深，以言乎学问，吾不如也。”（樊增祥《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）

“世之言学者，……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，以为亭林、东原、竹汀者俦也。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，中年治辽金元三史，治四裔地理，又为道咸以降之学，然一秉先正成法，无或逾越。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，政事之利病，必穷其原委，似国初诸老。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，而益探其奥窔，拓其区宇，不让乾嘉诸先生。至于综览百家，旁及二氏，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，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。”（王国维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）

“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，气焰张甚，迨见先生论学，虽机锋百出，而无一足与先生抗。先生曰：‘嘻！子再读二十年书，与吾谈可耳。’康乃不敢作跋扈态。”（唐文治《沈子培先生年谱序》）

国是学问之余，沈曾植工诗擅书。郑孝胥、陈衍称其为“同光体之魁杰”。书法更有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之誉。毋庸讳言，隐于十里洋场以遗老自居的沈曾植在政治取向上是保守刻板，甚至是落伍的，但是书法上却是一个极具胆识和创造精神的大家。

自科举取士以后，士子习书无不取馆阁干禄体。意趣多在二王，师法不离阁帖，千百年敢越雷池一步者寥寥无几。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，沈曾植习书之初，亦因袭董、赵，精研帖学。但后能熔铸汉隶、北碑，以险峻生辣出。意趣高古，在近世别树一帜，影响书坛之广大深远，无人可及，是书法史上开一代风气的人物。门下王遽常得其法乳，卓然大家。于右任、马一浮、谢无量取其余绪，各具风神。

沈曾植书法，各体兼能，尤以行草书胜。其体势之飞动朴茂，用笔之神行驰越，是后世所谓“碑体行草”的盘庚之斧。康有为“北碑南帖孰兼之，更铸周秦孕汉碑”的书法理想，在沈曾植笔下信手挥去，奇趣如神。如果不是沈曾植当年规劝康有为“沉迷金石态韬晦”，撰写《书镜》（后更名《广艺舟双楫》），以康有为的才情，不至在书法史上有今天的位置。也难怪好以大言欺世的康有为也不得不说：“寐叟健在，某岂敢为！”如果说康有为题寐叟绝笔书联“若其行草书，高妙奇变，与颜平原、杨少师争道，超轶于苏、黄，何况余子”乃不免虚

妄，而胡小石之“前不同于古人，自古人而来，而能发展古人；后不同于来者，向来者去，而能启迪来者”则堪称的评。

陈三立

陈三立(1853—1937) 字伯严，又字敬原，号散原。

江西义宁人。光绪八年(1882)举人，光绪十五年(1889)进士，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。光绪二十年(1895)，其父陈宝箴诏授巡抚湖南，陈三立随往长沙，辅佐推行新政。时有“清末四公子”和“维新四公子”之称。戊戌冬，因结交扶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黄遵宪等“戊戌变法”之士，隐匿文廷式，“招引奸邪”、“滥保匪人”之罪，父子俱遭革职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，陈宝箴被慈禧赐死，陈三立从此不闻政事，以诗文自娱。1937年，北平沦陷，日伪政权劝挟其“出山”，陈三立严词斥逐，后绝食五日而死。有《散原精舍诗》、《续集》、《别集》及《散原精舍文集》十七卷。子陈寅恪为著名学者。

神州袖手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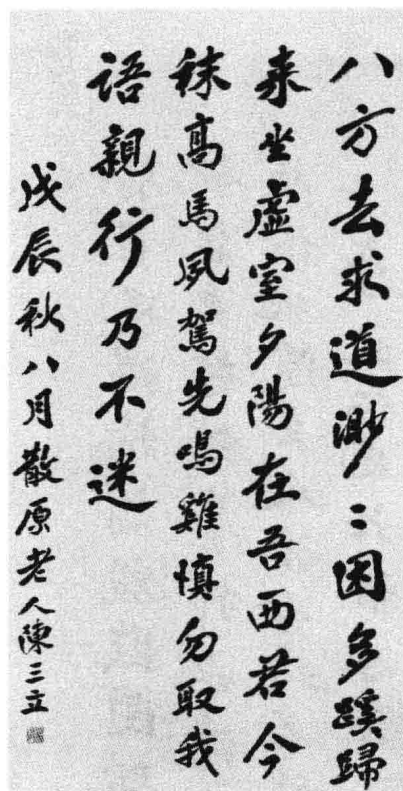
义宁陈氏，清芬世泽。陈右铭、陈散原、陈寅恪祖孙三代，都是在近世中国文化史上风骨特立的人物。

与旧时一班官宦子弟不同，陈散原年少博学，才识通敏。少时即深恶八股辞章之属，尚好经世致用之学。所以，三十六岁才得中进士。

当年，张之洞任湖广总督，着力推进洋务实业。湖北巡抚谭继洵，湖南巡抚陈右铭，协力响应，推行新政。陈三立南下襄助赞画，为“营一隅为天下倡，立富强之根基”的“湘乡自强”多有建树。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、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并称“清末四公子”。又合谭嗣同及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寿、世家子弟陶菊存有“维新四公子”之目。

勝日風溫梅蕊殷照園新竹對閑々曾園尊俎聞
歌更起樓臺挿水灣抱柱小魚初可釣覓巢舊
燕誤飛還主人談舌疏名理浸影茶甌一角山
序父仁兄大雅吟正 散原陳三立

過倉園新
營初堂



戊戌政变飓风骤起，“百日维新”以惨败告终，陈右铭、陈散原父子以“滥保匪人”、“招引奸邪”获罪，俱遭革职。慈禧在幽禁光绪，通缉康梁，处决“六君子”之后，又派阎炯率兵弁到西山岷庐宣“太后密旨”，赐陈右铭自尽。陈右铭北面匍匐受诏，谢过“浩荡皇恩”后即自缢了。阎炯竟令兵弁残忍地取其喉骨，奏报慈禧。

陈右铭被“赐死”后，曾怀抱着为“大清国”开辟新天地的雄心和抱负的陈三立，在金陵青溪桥畔的散原精舍悲愤而又无奈地吟诵着“凭栏一片风云气，来做神州袖手人”的诗句，从此不涉政坛半步。

尽管陈三立反对鼎革，骂武昌起义为“作乱”，骂民军为“乱军”。还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，和沈曾植、梁鼎、朱祖谋等组织“超社”、“逸社”，作诗攻击革命党。但与清室遗老圈文人诗文相娱的陈三立，却始终超逸于世事之争，拒不参加任何复辟活动。对袁世凯和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，他也是鄙视之极，拒不交往。蒋介石曾派员联络，以求一见，请教国是，他以“不与当政者交往”婉言谢绝，对来说：“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，即使我们会晤了，也没有什么可谈的，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。”甚至连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“国难会议”，陈三立也不出席。

晚年的陈三立几乎全然不闻世事。陶然在“息影松林径，洗梦涧瀑流”的庐山和风光旖旎的杭州。但当昔日的好友郑孝胥辅佐溥仪，建立伪满政权，投靠日本人时，陈三立则痛骂其“背叛中华，自图功利”。将《散原精舍诗》中的郑孝胥的序文忿然删除并与之断交。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后，友人门生劝他西走避寇，他毅然地回答：“我决不逃难！”北平沦陷后，日军震于其声望，派人百般游说，招致“出山”，他皆不应许，并斥逐来人。未久，这位忧愤至极的八十五岁老人竟绝食五日而死。

陈三立是清季同光体江西派巨子，也是久负盛名的书法家。早岁赴京会试时，因“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”，于是“退而习书”，终得大成。1926年元月，朱祖谋、曾熙、谭泽闿、吴昌

严 复

康履風流貴六朝由結習集全銷
 古今習氣除教未外有神龍甚條
 宵華端神動有天隨迅速淹留未
 知其道句一出不悔苦持弘立化陸
 之旌十或遇古人解忠脈相傳便繼
 服太僕文章宗伯字正如得道自南宗
 本是巖寺可嘆人乘癡今况髮如銀
 薑華教雲生何狀正得龍家饒學仙
 論書筆不取模似教外傳方非祖師
 老玄言當相鼻孔世有醫病廢生
 中興表表日錄情抱群仙去五絕句為
 蘭甥慧屬 瘠姓老人



向西方寻求真理

1866年,大清国的闽督沈葆楨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那个高中船政学堂榜首的少年,会是后来在天津《直报》上发表文章,主张“尊民叛君”,申斥历代帝王都是“大盗窃国者”的严复。1877年,英国朴次茅斯、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教官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那个被大清帝国首批选派来学海军的青年,会是后来在他的《救亡决论》中大声疾呼“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”,号召同胞们变法以自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。1912年,刚由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他们的首任总监(校长)后竟沦落为拥立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中人。1919年,五四运动的骁将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站出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人物中,竟有他们青少年时期十分仰慕,曾经开启过他们心智的严几道先生。

中国近代“向西方寻求真理”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严复,以近二百万言的译著,为自己在 中国学术史上建造起一座划时代的丰碑。他最大的贡献是通过翻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等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论著,阐发了进化论思想,形成了他的“天演哲学”,给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以巨大的震动。为梦想着“富国强兵”、“改良变法”、“科学民主救中国”的中国读书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“他的《天演论》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推动变法已经来不及了,就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,这是严复所不及料的。”(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)此后,在中国近现代有过大作为的人,无不是因他而启迪了新思想,开拓了新思路。鲁迅年轻时“一有闲空,就照例吃侏饼、花生米、辣椒,看《天演论》”(《朝花夕拾·琐记》)。毛泽东回忆早年读严复的书,也是“正像黄牛闯进了菜园,初尝菜味,只顾着了吃”(《毛泽东早年哲学思想探原》)。胡适盛赞《天演论》“像野火一样,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”,“自严氏之书出,……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”(《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》)。

当我们回过头看看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史,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变法维新、师夷治夷、全盘西化、打倒孔家店……那些曾将传统文化闹腾得地覆天翻的读书人,没有一个扔掉过这寸许毛锥的。他们的主张尽管分歧得水火不容,惟独都能容忍书法史不慌不忙地按照其本

来的格局行进。无论书斋外如何的显达或潦倒,笔砚间的读书人,总能找回几分悠然和宁静。在1914年那个被袁世凯弄得天下不宁的“多事之春”里,年届花甲的严几道先生还能悠闲地挥毫,书写一堂桐城惜抱先生姚鼐的《论书五绝句》诗屏。风神何其的潇散,气格何其的虚和……这便是那个曾经疾呼“物竞”和“天择”的严复。

陈 衍

陈衍(1856—1937) 字叔伊,号石遗。福建侯官人。光緒八年(1882)举人。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。光緒二十四年(1898),上《戊戌变法權議》十条,提倡维新。曾任《求是报》主笔,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,任武昌官报局总编纂。后为学部主事、京师大学堂教习。辛亥后,执教于南北各大学。后寓居苏州,与章炳麟等倡办国学会,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。有《石遗室文集》、《石遗室诗集》、《石遗室诗集补遗》、《说文举例》、《朱丝词》、《石遗室诗话》、《辽诗纪事》、《金诗纪事》、《元诗纪事》、《石遗室论文》、《史汉文学研究法》,选有《近代诗钞》、《宋诗精华录》。

诗坛广大教主

今天,热衷于高谈金融、股票的经济精英们,也许很难将这些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与“同光体闽派巨擘”陈石遗先生联系在一起。以儒学、经学、史学造诣享誉甚隆,后又在诗学上别树一帜的陈石遗,在列强虎视、官商贪腐的当年,曾面对“银贵钱贱”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危害,在所主办的湖北《商务报》上竭力主张订立中国商律、建立银行和股市,连载发表了他与日本人河濑仪太郎翻译的《银行论》、《货币制度论》、《商业经济学》、《商业地理》、《商业开化史》、《商业博物志》、《日本商律》、《破产律》等经济著作。他将

